

胡
世
宗
日
记

卷
五

春风文艺出版社

哨子刚响，立刻起床打背包，捆大衣，拿付武装
准备急行军，爬山。

天也蔚蓝，万里无云，空气清凉而不寒。东边
还是露着几朵白云，曙光已露。我们快步如飞，向
无限广阔的田野奔去，阳光照下来，下了一道命令：
“快走！”车来快，快步如飞，可是眼前是一片沼泽地，
张富兴同志已跌进泥坑里去，自己若是保持
队形打退，必落在后面，于是，也追上去了。气，渐
渐喘起来，汗，渐渐湿了衬衣，脸上热与腿，腿
也开始酸了。这时，天如地交接处形同一个
不规则的彩虹，脚下田野也以地向身右移去。
反来打“狗”世故”的熊要紧时的爆发，如今已
奔如里地坦露着黄土，在黄土堆上，
一行行黄泥杆眼，象一排排黄色的点。

胡世宗日记

望月之野

卷五

相陈者，为陈氏属一块因形似陈红字，故陈氏
 潘丁南于清水江中，扶色参茶村麻，潘丁南教
 升，十分茶所，以多我陈罕田横，月10又陈氏
 日反形，只屋更大了，那日在晓晨纸下室中，毫
 得很淡着，半地横陈云衣里。

苏东坡说过了《生石堂记》，甘结束罗衡
与蔡侯说得很明白话：“一个人活在世上，应
当象一有两头点亮的蜡烛，对社会的教育
很大，这是教育者的基本理想。如人生求问。
常有人把教师比做是一只蜡烛，照亮了
别人，毁灭了自己，因此说教师是个牺牲的
职业，我倾向比更力于蜡烛教育者，因为只
能把自己的年一生化为光，照亮别人的生
活道路，点烛别人得想和蜡蕊的灭
炬，这是每个教育工作者可！

下山的时候，觉得特别畅快，山间的新鲜空气，更觉得新鲜。我们一行人漫步在通向庙后的田埂上，影子长长地投进田垅，几只喜鹊在电线杆上“喳喳”地议论着什么，不知喜从何而来。西北的山峰，铁红色，北雨刚过，山间弥漫着雾气，远处似连绵群山，仍有白雪点缀寒林，许是回光返照之故。峡谷里，营房隐现在雾气中，炊烟直上，一缕与各峰齐头，便被和风吹散，随风拂在玉米谷里，似一条轻纱，朦胧而透明。

今天，班里搞四好检查。

又书旁了些报上的材料，我读了不少诗歌。其中那以《鄂州川》为名的歌，亦常读的。《鄂州川》的“鄂州”的“鄂”字，人民报上卢相品恩的散文诗“鄂”，我读了数遍，可将其中大部分背诵下来。文章从故乡的顶的定座，连想到古代诗人的。一些关于鄂的诗句，接着以故乡的“鄂”字。

亦洪耀老师给全校同学做关于鲁迅的生平及创作的报告。报告阐述了鲁迅的经历。我们首先要学习鲁迅的精神，学习他极明确大是大非，坚持不妥协；学习他的宗旨就是发愤立志，学习他不立任何国族，任何教人己前，偏执，而是冷静地对待任何，有朋友交，学习他为正义斗争不懈，坚持自己，并决定必死而后生自己。

至今无,我要坚决地拥护党的政策,拥护社会主义的路线,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本职岗位上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在必要时献出自己的一切生命。

今天的“中國農工報”第1版刊載有一張北京陸軍紀念堂舉行的紀念大會全體主席台的照片，中央是蔣主席，兩旁是各黨派代表，前排是各黨派代表，後排是各黨派代表。

© 胡世宗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世宗日记/胡世宗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8

ISBN 7-5313-3121-7

I. 胡… II. 胡… III. 胡世宗 — 日记
IV. K 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1892 号

胡世宗日记

责任编辑 韩忠良 王维良

责任校对 杨 顺 等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字数 4088 千字

印张 228.25 插页 16

印数 1—3 000 套

版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总定价 39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25872814 转 2050





面对世宗同志的几大包八大卷近四百万字日记，我先是惊愣，继而赞叹，终于不由得衷心敬佩了。从十几岁的学生，直到如今年过花甲，四十五年来，能够一天一天坚持下来，锲而不舍，点点滴滴汇成大河，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恒心，是难以做到的。

世宗出生于日寇强占关东大地的后期，两岁时听到抗日战争胜利的爆竹声，在东北战场的炮火硝烟中度过动荡的童年，迎来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盛大节日。在祖国欣欣向荣、个人心情欢快的背景下开始写日记，先天地便注入了同历史息息相关的气息。何况，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是极不平凡的年代，我们这一辈人和比我们略略年轻几岁的人，生正逢辰，有幸赶上了终生都不会忘怀的风雨阴晴，坎坷曲折，也都必然地烙下了岁月的印记。这样一部日记，即使从一条街道、一所学校、一座军营、一次集会、一次访问，即使从个人的小小侧面，只要确实是真实地记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它必然就具有历史的意义，起着“从一粒沙看世界”的作用。

说起日记，不由得引起许多感慨。

日记从来就是我国悠长文化史中一个有独特功能的宝贵部分。唐宋以后，一些政治家、官吏、学者文人，爱用日记（或笔记）记下自己从政、治学、交友、行旅的种种经历见闻，日积月累，斐然成章。唐代李翱的《来南录》、宋代陆游的《入蜀记》，都是文字优美的散文作品，明代大旅行家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传诵至今，被誉为“古今游记之最”、“千古不易之书”，不仅有散文、游记的文学价值，也有地质、地貌等方面的科学价值。到了清代，作者数目日渐增长，从官吏文人直到平民百姓，爱写日记的人越来越多。光绪年间李慈铭的

充实多彩的生命长征史

——序《胡世宗日记》

袁鹰

《越縵堂日记》，以日记形式写三十五年间的读书心得，涉及经史百家，长达六十册之多。那些日记作者当时未必都存有编史立传的宏愿，但因记录翔实，不作涂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或长或短，或详或简，多多少少留下了本朝本代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艺、典章制度、诗文辞赋以至山川风物、人物轶事等等方面的资料，上自政坛大事，宦海风波，冤狱巨案，科举秘闻，下到街谈巷议，闾里琐闻，随意写来，就如雪泥鸿爪，从细小侧面为岁月留下痕迹，自然也就客观地记下了历史宏篇的一行一句甚至一个字。唯其真实，所以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成了历史学家重视的资料。文人作家的日记，同样为研究者视为珍宝，比如有的鲁迅研究家，大约都将《鲁迅日记》八十万字耳熟能详、如数家珍了。

然而，在相当长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政治运动频繁的年月，日记也会遇到意外的厄运。这种纯属个人自由、个人隐私范围的文字，竟然也忽然成为一个人的“罪证”。那个年代，对一个人的审查、批判，除了他的发言、文章，甚至亲友同事间的闲谈，都可以成为材料，而日记和书信，更被认为是“最过硬”的材料。为了取得这类材料，不惜运用抄家、非法搜查等等违法手段，恨不得掘地三尺，寻找零篇片纸。个人权利被摧残殆尽，民主法制荡然无存。有些违法攫取来的日记书简，居然还可以被引用在批判文章中，堂而皇之地公开刊登在报刊上，甚至作为定案判罪的证明材料，长期为害日记作者。这就同明清以来的那些著名的“文字狱”常从日记中搜寻罪证相去不远了。

令人感到欣慰的，这类无法无天、违法乱纪的恶行终于逐渐敛迹，虽然也还有一种人热衷于从字里行间、蛛丝马迹去发现微言大义，费尽心机干告密举报的勾当，但是毕竟不得人心，为人所不齿的。日记终于恢复它在人民生活中的正常位置，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认识到它的价值，因而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尊重。逐渐风起云涌的民间报刊中就有专门的《日记报》、《日记》杂志，研究古今日记的学者常有著作问世，有人还提出创立“日记学”，这都是好消息，是文化建设中实实在在的好事。在这样的气氛中，《胡世宗日记》能够出版，无疑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它出自一位解放军军官、一位诗人之手，不是什么高官大腕，也不必请人捉刀，它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世宗说这几大卷日记也是他个人生命的长征史，是文字的长征。这“长征”二字，引起我同他有一段长征路上共同经历的回忆：三十年前的1975年10月，“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志受命于危难动乱之际，决定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人民日报》虽然在江青一伙控制下，也不得不组织力量撰写有关

稿件。世宗当时作为“工农兵通讯员”正在我们人民日报文艺部帮助工作，我们两人编成一个小队，去云南、贵州采访红军长征事迹，任务是写几篇通讯，作为一篇长通讯的一部分。我们两人在昆明军区政治部一位参谋的陪同下，从昆明乘车去禄劝县，由当地人武部一位彝族同志杨科长领路，沿着当年工农红军主力部队行军路线，直奔金沙江皎平渡口。一路翻山越岭，经村过寨，杨科长为我们打前站，向我们介绍地方风俗，在惊心动魄的金沙江涛声中爬上渡口木楼，访问三位摆渡的大爹，听他们讲讲四十年前撑船送红军渡江的故事，还过江到对岸岩洞（据说是当年红军渡江临时指挥部）瞻仰一下，又沿山路往回返。两天后赶回昆明，转赴贵阳，经乌江去遵义，过娄山关到四渡赤水的旧战场。半个月中，我们两人一路感受老一辈革命战士的艰辛征战，也得到丰富的滋养。这半个月，是我平生两次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另一次是四上井冈山。然而至今我除了禄劝县和杨科长及渡口三位大爷以外，其余村寨和遇到的乡镇干部的名字一概都忘记了。非常难得的是世宗竟然将这半个月的行程都详细地记在日记里，地名、人名都清清楚楚。有两夜我记得睡在村寨屋顶上，无月无星，无灯无火，想必是第二天他追记下的。诗人并非一切都浪漫，还是个用心很细、用笔很勤的人。细读世宗复印给我的那半个月的日记，情景依然，仿佛又回到三十年前那一段心情激动、忘却当时一切烦恼困惑的日子。即使仅仅为了这一点，我对世宗和他的日记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这部日记，是世宗从学校到军旅到文坛的生命长征史、心灵长征史，充实而多彩。世宗才过花甲，还有长长的人生旅程等着他去走。如果说长征，那等于刚过了金沙江皎平渡，前面虽然未必会有雪山草地，但是还远未到达直罗镇。自然，也还有几大卷丰富多样的日记等着他继续写下去。我衷心盼望他、期待他接着往下写，虽然到下一部出版时，我大概读不到了，但是很多很多后来人肯定能读到，历史肯定能读到的。

2006年早春二月

目 录

充实而多彩的生命长征史

——序《胡世宗日记》…………… 袁鹰 1

卷 一

中师时代

1960 年	1
1961 年	31
1962 年	240

卷 二

军旅生涯 A

1962 年	459
1963 年	493
1964 年	560
1965 年	576
1966 年	598
1967 年	686
1975 年	692
1976 年	735
1978 年	762
1979 年	767
1980 年	789
1981 年	821
1983 年	826



卷 三

军旅生涯 B

1984 年	931
1985 年	1087
1986 年	1142

卷 四

军旅生涯 C

1987 年	1339
1988 年	1450
1989 年	1532
1990 年	1589
1991 年	1612
1992 年	1648
1993 年	1693
1994 年	1742

卷 五

军旅生涯 D

1995 年	1783
1996 年	1822
1997 年	1865
1998 年	1894
1999 年	1977
2000 年	2101

卷 六

军旅生涯 E

2001 年	2241
--------------	------

文坛风景

1975 年	2356
1976 年	2364
1977 年	2379
1978 年	2406
1979 年	2433



1980 年	2458
1981 年	2476
1982 年	2514
1983 年	2585
1984 年	2616
1985 年	2618
1986 年	2691

卷七

文坛风景

1987 年	2705
1988 年	2775
1989 年	2785
1990 年	2794
1991 年	2796
1992 年	2831
1993 年	2833
1994 年	2835
1995 年	2848
1996 年	2866
1998 年	2871
1999 年	2882
2000 年	2916

军旅生涯 F

2002 年	2939
--------------	------

卷八

军旅生涯 F

2003 年	3091
2004 年	3239
2005 年	3384

后记	3592
----------	------



1995年

1995年1月14日

到总院给双娟取化验单，没有大事，买了一些药。

与中才研究与广州军区作家南北军事文学交流活动的路线。

中午，一个军的老战友龚义群从八一厂来沈阳，他来组马秋芬的一部小说《阴阳角》，要改成电影剧本。中午在倍思亲酒店聚餐，马秋芬、刘元举、刁斗、刘嘉陵、高海涛等在座。

1995年1月15日

同一军的老战友石勇路来电话，为另一老战友杨桂库的夫人哈琴留在部队的事。

1995年1月16日

晚5时到沈阳有名的夏宫，参加马秋芬为龚义群的饯行宴，中才、兆林、铁岩、王滨等也都到了，马秋芬的先生也来了，大家欢聚一堂，至深夜11点才散。

1995年1月17日

与中才研究给首长的《关于与广州军区作家南北军事文学交流活动的报告》。

与吕永岩到司令部军务装备部，与柴部长谈创作室文学与美术人员的比例等问题。

收到柯岩大姐寄赠《道是无情》一书。

1995 年 1 月 20 日

读完了鞍山邢绍忠的作品,准备参加其作品讨论会,写出了七千字的发言稿。
与李宏林、徐光荣、杨集才、王贵刚、邱长发等赴鞍山参加邢绍忠作品讨论会。

1995 年 1 月 22 日

周日。上午去看望离休的老首长白文仲副主任,谈得很投机,中午不让我走,留我共进午餐。

之后,到颜廷瑞家,与颜老谈天说地,非常快乐。我想颜老把清朝、宋朝都研究透透的,眼目前这点事有什么能蒙住他?向他请教所获匪浅。

与惠娟去看海旭之子。

1995 年 1 月 26 日

与前进报社范铁军乘小冯开的奥迪车去参加省政府国防教育办公室举行的一次聚餐,见到省军区南启祥和黄恩智等人。

1995 年 1 月 28 日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全家族二十三口人大聚会,快乐度过一天。

1995 年 1 月 29 日

上午 9 时,与中才到吕志主任办公室汇报与广州军区作家进行军事文学交流活动的安排,共谈两个小时。

柯岩来电话我没接到,给她回电话,那边没有人接。

妈妈来我家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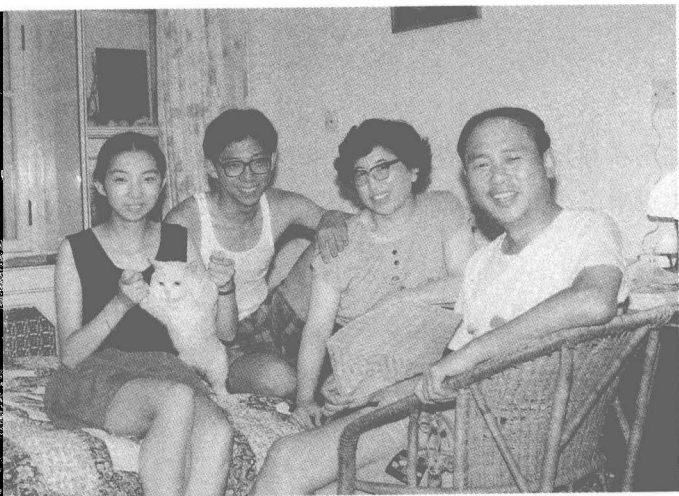
1995 年 1 月 30 日

快乐过大年三十。

接到颜廷瑞老、金河、高玉宝、李光祥等祝贺新春的电话。

1995 年 1 月 31 日

除英宗一家外,今天几个小



1994 年全家福。(丁宗皓 摄)

家都来给妈妈拜年，在我家欢聚，快乐无比。

1995年2月1日

去靳洪、陈广生、颜廷瑞、柳青等几位老同志家拜年。

看电影《醉拳》。

文化部在八一体育馆二楼舞厅举办大联欢，并有自助餐，惠娟、海英、海泉，加上承均都去了，文化部干部、战士、家属，特别是孩子，非常高兴。

1995年2月4日

门诊部苏书华副主任只一人在家过年，我请他到家共同“破五”。正喝着酒，政治部张传苗副主任来家拜年。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首长登门给部下拜年。我请他喝了一盅白酒。据说李文卿主任曾在春节期间给铁源等人拜年。

应七六七库被服厂厂长孟素新之邀，与胡宏伟、张颖等到塔湾一家酒店聚会，在餐厅里观看小孟的侄女的舞蹈方面的素养和条件，看能否学舞蹈，将来考歌舞团当学员或考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当学员。

1995年2月5日

与惠娟陪双娟到总院查病。

中午送双娟返回徐家林子。

收到《妇女》杂志一月号，有我写刘白羽与汪琦的文章。

收到文艺报陈明燕的信及柯岩大姐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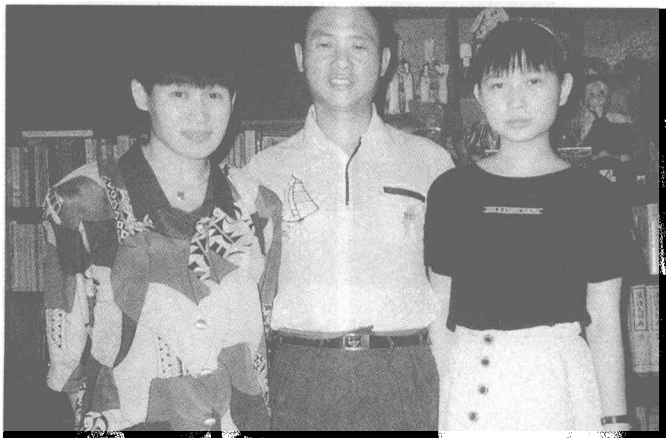
应周冰冰之约，为《新少年》写一小文。周冰冰赠我她写的长篇小说《朦胧烟花巷》，写沈阳北市场旧社会图景的作品。

1995年2月6日

与中才、永岩商量与广州军区作家们交流的具体细节。

乔波约晚上6点到她家长谈，她和铁红炒了几个菜，有孜然牛肉、肉炖豆角……备了白酒、贝克啤酒和洋酒威士忌（兑可口可乐加冰块）。说到出传记书的事

与叶乔波、叶佳波。



情。乔波解释她为什么现在不想出书的原因。晚9点回来。

1995年2月7日

过年时，我到离休的政治部白文仲副主任家拜望，他向我谈起长白山老爷岭上冻死两个战士的事，他说应该有人去采访，好好写一写。我听从了他的提议，立即与王建华和直工部王志宇部长联系，他们全力支持我去，并做了周到的安排。

为从容一点，买了下午5点45分发车的205次车的车票。杨明生帮忙派了一个面包车送我，司机找不到我家，定在国贸大厦门前会合。险些出错：眼看时间来不及了，海泉送我，没等到面包车，我们准备打的走了，这时面包车到了。

火车上烟气腾腾，列车员带头抽烟。两个“盲流”样的小伙儿，其一只十五岁，还是个孩子，在车上扫地，满头大汗，为的是允许捡车上的易拉罐和啤酒瓶子。列车员不干活儿。

几个出差的兵用扑克“算命”，算何时能复员。一个上士说，当兵时没后悔，当到第三年，后悔了。我身边一个武警技术干部，从赣州上学分配过来，分到了牡丹江支队。

列车准时到长春站，夜10点40分。军区通信兵二总站政治处孙延维主任和谭恩权干事接站。满大街找饭馆，都关门了，最后把总站边上的吉港酒店敲开了门，两个打更的小伙儿，认得孙主任，炒了四个菜，三人各吃了半碗面条。



1991年，与桑逢文。

1995年2月8日

早上打电话，桑逢文和他家小赵接了电话。电话里才知道老桑当上了吉林省副省长，明天要去北京，率一个七十人的团去西班牙访问。老桑在大学念书时我们就认识，他结婚时，我和红九连指导员王银泽还专门去祝福过。这些年，一直没断联系。他也不摆架子，仍是老朋友那样来往。有时我来长春，他那时已是省政府的秘书长了，晚上赶到我住的招待所唠一阵子。前几年，我陪刘白羽夫妇访问东三省，在吉林境内走

访,也得到他的帮助,还联系安排了省委书记何竹康的会见。

二总站高德福主任和张连福政委来看望我。

采访李慧、王树冬。组织股股长李慧讲了老爷岭发生的这桩事情的梗概,讲英雄的家长动人的表现;军务股股长王树冬讲他几次到老爷岭的见闻。这两位股长讲得我泪流不止。

桑逢文家的小赵仍当老干部处处长。桑听说我要去长白山采访,说:“多大岁数了,还采访什么?!”他的关心很真诚,可我一定要去看看两个战士牺牲的现场。

给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我的一个门洞老邻居初平打电话,他家老李接的,说初平参加省政协会去了。我说了广州军区作家访问团即来吉林边防访问的事和边防团政委于文和的情况,请她转告。

读两位烈士材料,真真感人!

约王时光、李茂生来,与二总站的领导共进晚餐。饭后,与时光一起去红九连所在团。

与集团军孙大发政委通电话,长谈二十分钟。说到炮师的一些情况。

1995年2月9日

早饭后,由姜革开总站最好的150号车,由谭恩权陪同,前往吉林市。近中午到达二总站三营营部。营长、教导员一见如故。下午,我见到了最想见的马喜权副政委,与他谈到5点多。营部安排吃了晚饭。晚饭后,与老爷岭小组唯一活着的人——仲伟任班长到关东宾馆长谈。屋里人多且嘈杂,我与小仲到走廊里,坐在沙发上,隔着茶几交谈。我们谈得非常详细,他谈的当然是最权威的第一手材料,十分宝贵。仲伟任是江苏泰县人,1990年入伍,是老爷岭第二十四任班长。



1995年2月,采访老爷岭护线小组幸存班长仲伟任。

1995年2月10日

早饭后离开营部,李树成教导员拿出一双新靴袜让我穿上。

车子从桦甸线走,向二道白河进发。中午在几个小镇找不到吃饭的地方,酒

家在正月十五以前是不开门的。最后到夹皮沟路口，好歹算吃上了饭。

我们的车在大蒲柴河出了一个险情，路太滑，车的油箱已空，油表归零。司机看到了加油站，一打方向盘，只差十厘米，一个车轮就下到右侧去了，那是一个两米多深的谷地，如果我们不是及时发现并立即停车，可能就要出大事了。

在车上，在路上，想象着两位烈士的事迹，我就止不住地流眼泪。

晚5点左右，太阳刚刚下山，就到了二道白河，车开进连部。连长杨洪德、副连长张怀柱等迎接了我们。我们与战士吃同样的饭菜，连里给我们多熬了一个鱼汤。吃饭时，情不自禁地谈到两位烈士，个个泪流满面。杨洪德提议把酒洒在地面上以祭英魂。我把大杯啤酒也轻轻泼洒在地上了。

在连部，与杨洪德、张怀柱、曾国强、张守高等唠到深夜，情犹未尽，话犹未尽。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英雄的群体啊！

1995年2月11日

上午在长白连队采访，看机务站、菜窖、猪棚。连长让我题字，我写了“冶炼情性的熔炉，净化灵魂的温泉。敬赠长白英雄连”。

午饭后，开路上老爷岭，近午后3时到达。张友良排长及全体巡线员——姚联平、孙文迪、马志刚都在位。他们领着我参观活动室，木房里有乒乓球案子。看荣誉室，里面有许多奖状，有“文物”——木勺、木枕、木盆等，还有北京国庆观礼的请柬等。

天还晴着，我请他们帮我绑了绑腿，套上了滑雪板，与谭干事一起去看线路和线杆，体验巡线员的辛苦和艰难。没走多远，我就呼哧带喘了，不一会儿，就栽倒在雪地里了。栽倒后，自己根本站不起来，脚上有滑雪板，挺沉的。我想象着刘云阁、王继光两个年轻的战士，走了那么远的路，又遇到暴风雪，真是太难了。我坐在雪窝里又暗暗地哭了。

1995年2月，在长白山老爷岭。



我们带上来一些菜，晚上7点钟，与排长和几个战士一起吃饭、喝酒。外面阴云密布，天空昏暗，风力发电机的响声始终未停止过。我提议和大家一起走出屋门，对着看不清的远天，一边流泪一边呼喊着急烈的名字，把酒洒向凝冰结雪的大地。我觉得脸都冻麻木了。

酒过三巡，我们与战士一起出节目。

张友良排长率先唱了一曲《无名的小路》，据说是电影《中国霸王花》的插曲：

林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
我站在岔路口伫立了好久。
一个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
我选择了这条路，却说不出理由。
也许另一条小路都望不到头，
也埋在没有那种脚印的落叶下，
那就留给别的人们以后去走吧，
因为这样无名小路才不会被遗忘。
将来到小路尽头，
默默回望想起曾有两个不同的方向，
而我走的是人迹更少的那条路，
因为这样无名小路才不会被遗忘，才不会被遗忘！

“张排”唱得很是深情，不知他为什么喜欢这首歌，他是不是原本有当兵以外的“另一条路”，他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吗？听“张排”演唱，我想起了《冰山上的来客》里的“杨排”，“张排”更年轻、更现代，虽然这里不是冰山，但也是雪岭啊！

姚联平唱了一首《北京的金山上》，是啊，藏胞在远离首都的地方，常怀念北京；这里也是远离人烟啊，他们自然是想念北京了，那里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啊。

接着，我唱了一首我作词、铁源作曲，曾由宋祖英、孙丽英、任丽蔚演唱过的那首《啊，军旗》：

像朵云飘在梦境里，
像团火暖在心坎里，
军旗啊，军旗，
血染的旗，
我们的青春献给你……